

梅格雷探案

梅格雷 与疯子

[比]西默农著 ● 郝 运译





梅格雷探案

梅格雷 与疯子

[比]西默农著 • 郝 运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LE FOU DE BERGERAC

根据法国 Presses Pocket 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

梅格雷与疯子

[比利时] 乔治·西默农 著

郝运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5 插页2 字数87,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194,000册 (内赠面本12,000册)

普通本定价: 0.94元 塑面本定价: 1.25元

书号: 10188·74F

目 次

- 一 无法入睡的旅客 (1)
- 二 五个大失所望的人 (16)
- 三 二等车票 (32)
- 四 疯子们的约会 (48)
- 五 漆皮鞋 (65)
- 六 海豹 (81)
- 七 萨米埃尔 (97)
- 八 藏书家 (114)
- 九 引诱轻佻的歌女上门 (130)
- 十 便条 (146)
- 十一 父亲 (164)

一 无法入睡的旅客

完完全全是偶然！前一天梅格雷还不知道自己要出门做一次旅行。不过这时候已经进入巴黎开始使他感到受不了的季节；一个让人预先尝到了春天滋味的三月，阳光明媚、刺人，而且已经暖烘烘的了。

梅格雷太太在阿尔萨斯^①，陪伴她待产的妹妹，要待上半个月。

星期二早上，探长接到一封信，信是两年前退休，定居在尔多涅^②的一个司法警察总局的同事写来的。

“……如果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个地区，千万别忘了上我家来住上几天。我有一个年老的女仆，

① 阿尔萨斯，法国东北部地区及旧省名，包括今上莱茵省和下莱茵省。

② 尔多涅，法国西南部省名。省会是佩里格。本故事发生在这个省的小城市贝日腊克。

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她才会感到高兴。鲑鱼的季节开始了……”

一个细节使梅格雷陷入沉思：信纸是有笺头的，笺头上印着一幢乡村别墅的图形，别墅两侧各有一座圆塔。另外还有这些字：

里博迪埃尔别墅

经多尔多涅的维尔弗朗什到达

中午梅格雷太太从阿尔萨斯打电话来，说她妹妹在当天夜里可能分娩，她还补充说：

“简直让人以为夏天已经来到……有些果树都开花了！……”

偶然……偶然……过了一会儿，梅格雷在头儿的办公室里闲聊。

“顺便问一句……您一直没有到波尔多①去进行我们谈过的那些核对工作吗？……”

一件无关紧要的案子。并不紧急。有机会的话，梅格雷应该到波尔多去翻寻该市的档案。

两个想法结合在一起：波尔多—多尔多涅……

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道阳光照在头儿用来做镇

① 法国西南部经济中心。

纸用的那个水晶球上。

“这是一个好主意！……我目前正在没有事干……”

当天傍晚，他拿着到维尔弗朗什去的头等车票，在奥尔塞车站上了火车。列车员关照他别忘了在利布恩换车。

“除非您乘的是挂在衔接列车上的卧车……”

梅格雷没有注意听这些话，他看着报纸，朝餐车走去，在餐车里一直待到晚上十点钟。

他回到他的车室时，窗帘已经拉上，灯已经关暗，一对老夫妻把两条软垫长椅都占了。

一个列车员走过。

“是不是还有空着的卧铺？”

“头等没有了……但是我相信二等里还有一个……如果您不在乎的话……”

“行！”

梅格雷沿着一条走廊搬运他的旅行袋。列车员打开几扇门，最后终于发现只有上铺有人睡的那间车室。

这儿也是灯关得暗暗的，窗帘拉上。

“您要我把灯开亮吗？”

“谢谢。”

车室里又热又潮湿。从什么地方传来啾啾的

响声，好象暖气管在漏气。有人在上面动弹，是在上铺动弹和呼吸。

探长于是悄悄地脱掉鞋子、上衣和背心。他躺下来，立刻又拿起他的圆顶礼帽，斜搁在头上，因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微风。

他睡着了吗？总之，他已经昏昏入睡。也许一个小时。也许两个小时。也许更长。但是他保持着半意识状态。

而且在这种半意识状态中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折磨着他。是因为暖气受到那股风干扰吗？

更加可能是因为上面的那个人，他没有片刻的时间能够保持安静！

每分钟他要翻多少次身呢？可是他正好在梅格雷的头上。每个动作都造成一片嘈杂声。

他的呼吸很不规则，好象是在发烧。

梅格雷到最后火透了，起身来到走廊里踱来踱去。不过走廊里太冷。

重新是车室，是各种感觉、各种念头纷至沓来的半睡眠状态。

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已经分隔开。气氛是一种恶梦的气氛。

上面的那个人，他刚才不是用双肘支起身子，向下探头，试图看看他的旅伴吗？

梅格雷却相反，他没有勇气动一动。他在餐车

喝的半瓶波尔多葡萄酒和两杯白兰地，仍然停留在他的胃里。

这一夜非常长。到站停车的时候，传来嘈杂的人声、走廊里的脚步声、砰砰的车门开关声。简直让人以为火车永远不会再开了。

那个人可能在哭。有些时刻他停止了呼吸。接着他又突然用鼻子吸气。他翻身。他擤鼻涕。

梅格雷后悔没有和那一对老夫妻待在头等软座包房里。

他昏昏入睡，醒来，又睡着了。最后，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。他咳嗽一声，使自己的嗓音变得坚定一些。

“我请求您，先生，请您尽力保持安静！”

他感到局促不安，因为他的嗓音比他希望的要粗暴得多。万一这个人病了呢？

他没有回答。他待着不动了。为了避免发出最轻微的响声，一定尽了巨大的努力。梅格雷突然问自己，这真的是一个男人吗？也可能是一个女人啊！他没有看见他！那个人夹在床垫和车顶之间，让人看不见。

暖气往上升，在那儿一定使人闷得透不过气来。梅格雷试着调节放热器！放热器出了毛病！

喔唷！早上三点钟……

“这一下我应该睡觉了！”

他没有一点儿睡意。他变得几乎和他的同伴一样神经质。他在观察。

“好！他又开始了……”

梅格雷强迫自己均匀地呼吸，一边数着数，一直数到五百，希望自己能够入睡。

那个人肯定在哭！毫无疑问是一个到巴黎去参加葬礼回来的人！或者正相反！一个在巴黎工作的可怜家伙，他得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：母亲病了，或者去世了……要不就是他的妻子……梅格雷后悔自己对他太狠心……谁知道呢？有时候，火车上也挂一节灵车……

还有正在阿尔萨斯分娩的小姨子！四年里生了三个孩子！

梅格雷睡着了。火车停下，又继续朝前开……它越过一座铁桥，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响声，梅格雷猛然间睁开眼睛。

接着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悬在他面前的两条腿。上面的那个人坐在卧铺上，小心翼翼地系着鞋带。这是探长看见他的头一样东西，尽管灯光很暗，他还是能注意到这是一双高帮的漆皮鞋。但是袜子是灰色羊毛的，好象是手织的。

那个人停住，仔细听。也许他在观察梅格雷的改变了节律的呼吸？探长又开始数数。

可是这非常困难，因为那双系鞋带的手引起

他极大的兴趣。那双手抖得那么厉害，一个结要打四次才打好。

火车经过一个小站，没有停。灯光透过窗帘照进来。

那个人下来了！这越来越象一场恶梦。他很可以大大方方下来。是他害怕又受到责备，才这样拘束束吗？

他的脚找踏脚找了很长时间。他几乎是滚下来的。他把背转向探长。

现在他到了外面，忘了把门重新关上。他钻进过道的深处。

如果这扇门不是开着，梅格雷毫无疑问会趁着这个机会入睡。但是他得起来去把门关上。他张了张。

他刚来得及套上上衣，连背心都忘了穿。

因为那个陌生人在过道尽头打开了车门。这不是一个巧合！就在同一个时刻，火车放慢了速度。可以推测出沿着铁路线伸展的是一大片森林。几朵白云被看不见的月亮照亮。制动器嘎嘎作响，从每小时八十里大概降低到了三十公里，也许还要慢。

那个人跳下去，消失在路堤斜坡的后面，他肯定是背朝下从斜坡滑下去的。梅格雷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，猛然跳出去。火车已经又放慢了速

度。他没有任何危险。

瞧，他到了空中。他侧身落地，滚动，接连打了三个滚，在一排带刺铁丝网旁边停住。

一盏红灯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离远了。

探长没有受一点伤。他重新站起来。他的旅伴这一下子一定摔得不轻，因为在相隔五十米以外的地方，他这时候刚开始很困难地慢慢爬起来。

这个局面是可笑的。梅格雷问自己，是在什么本能的驱使下他跳到路堤上，而他的行李却继续运往多尔多涅的维尔弗朗什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。

他只看见树木。毫无疑问是一片大森林。远远的有一条公路象浅色调带似的消失在乔林之中。

为什么那个人不再动弹了？他仅仅是一个跪着的人影。他看见有人跟着他吗？他受伤了吗？

“嗨！那边的……”梅格雷一边喊，一边摸口袋里的左轮枪。

他还没有来得及握住它，只见红光一闪，甚至在听见爆炸声以前，肩膀上已经受到一下冲击。

这一切还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，那个人已经站起来，奔过一片矮林，奔过公路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梅格雷发出一声咒骂。他的眼睛湿了，并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惊愕、愤怒和慌乱。这件事来

得这么快！而他的处境又是如此可怜！

他的左轮枪落在地上，他弯下腰去拾，肩膀痛得他脸都走了样。

说得更确切些，是另一回事：是血大量流出来，是随着每一下心跳都有热烘烘的液体从打断的动脉涌出来的感觉。

他不敢再跑，不敢再动弹。他甚至连抬起他的武器。

他的太阳穴湿漉漉，嗓子眼象堵住了似的。正如他料想到的那样，他的手在齐肩膀的地方遇到了粘糊糊的液体。他按紧，寻找那根动脉，摸索着想把往外涌的血止住。

在一种半意识状态中，梅格雷仿佛觉得火车在离着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停住，而且停了很长时间，很长时间。他焦急不安地侧耳细听。

火车停住，这又对他有什么用呢？他这是不由自主。没有了火车声，就象与世隔绝一样叫他害怕。

那边，声音终于又开始了！在树后面的天空里有一点儿红光在移动。

接着什么也没有了！

梅格雷站着，用右手扶住肩膀。事实上是左肩膀！他试着动动左胳膊。他能够轻轻地把它抬起来，但是这条胳膊又十分沉重地落了下去。

在树林里什么也听不见。看来那个人没有继续逃，很可能蜷缩着身子躲在荆棘丛里。梅格雷如果折回到公路上去，那个人不会再次朝他开枪，结果他的性命吗？

“傻瓜！傻瓜！傻瓜！……”梅格雷低声埋怨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处境糟透了。

他有什么必要跳到道砟上呢？他的朋友勒迪克在黎明时将在维尔弗朗什的车站上接他，他的女仆也许还会烧一条鲑鱼呢。

梅格雷朝前走。步伐有气没力。他走了三米以后停住，再朝前走，又一次停住。

在夜间只有公路的颜色稍微浅一点，这是一条白色的公路，象盛夏一样积满尘土。但是血一直在流。没有刚才那么厉害。梅格雷的手止住了大股的血朝外涌。尽管如此，这只手仍旧沾满了粘糊糊的血。

他简直不象一生中曾经受过三次伤的人。他的感觉如同在手术台上一样。比起让血这样慢慢地流，他也许更喜欢真正的疼痛。

因为这天夜里，单独一个人死在这儿，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一件蠢事！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！而他的行李却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旅行！

如果那个人射击，那就活该倒霉！他身子朝前俯，在一阵眩晕中，尽可能快地朝前走。有一根路

标。但是只有右边的那一部分被朦胧的月光照亮：
3.5公里。

3.5公里以外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城市？什么村庄？

一条牛在这个方向哞哞叫着。天空略微比较苍白。毫无疑问这个方向是东！天就要亮了！

那个陌生人一定是不在那儿了。或者是他放弃了打死受伤者的打算。梅格雷估计自己的力气还能支持三四分钟，他试图好好利用这三四分钟。他象当兵的那样，迈着整齐的步骤朝前走去，同时还数着步子，好阻止自己胡思乱想。

那条哞哞叫着的牛一定是农庄的。农庄里的人起得早……因此……

血在衬衫里，一直流到他的左肋，流到裤带里……

他看见的是灯光吗？还是他已经产生幻觉？

“如果我失去一升多的血……”他想。

这是灯光。但是有一块耕地需要穿过，而这是更加困难的。他的脚~~踩在泥水里，他身体~~擦到一辆被丢弃的拖拉机。

“来人哪！……~~来人哪！来人哪！~~……快来呀！……”

这一声绝望的~~“快来呀”~~刚~~从嘴里~~喊出来，他已经靠在拖拉机上。他的身体往下滑。他坐在地

上，听见一扇门打开，并且猜到有一盏被人提着的灯在摆动着。

“快来呀！”

但愿走近了的人想到把血止住，梅格雷的手松开，软弱无力地垂落在他的身边！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一……二……”

每一次都有一股血要流走。

一些混乱的印象，其间还夹杂着一些空白，全都带着恶梦的恐惧色调。

一种有规律的节奏……一匹马的蹄声……头底下是麦秸，一些树在右边纷纷往后退去……

这一切，梅格雷明白了。他是躺在一辆大车上。天已经亮了。大车沿着一条边上栽着悬铃木的公路慢慢前进……

他睁开眼睛，没有动弹……他终于在他的视野里看见一个男人挥动着鞭子，漫不经心地走着。

恶梦？梅格雷没有面对面地看见火车上的那个人。他只看到了他的一个模糊的侧影，一双小山羊皮的漆皮鞋和一双灰羊毛袜子……

那么，为什么他相信赶车送他的这个乡下人就是火车上的那个人呢？

他看见一张皱纹很深的脸，灰白的浓唇髭，宽厚的眉毛……一双明亮的眼睛笔直地朝他们的前

方看，对伤者丝毫不关心……

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……又是上什么地方去？……

探长的手动了动，他感觉到他的胸部周围有异常的东西，象是包扎着厚厚的一层敷料。

接着，正当一道太阳光猛然射进他的眼睛时，他脑子里的思想又混乱了……

后来，出现了一些房屋，房屋正面的白墙……一条宽阔的街，整个儿沐浴在阳光里……大车后面有声音，一群人在走动的声音……还有说话声……但是他听不清说的是什麼……大车的颠簸使他感到难受……

不再有颠簸……只有一种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前后左右摇晃的运动……

他是躺在一副担架上……在他前面走着一个穿白罩衫的人……大栅栏门重新关上，门外挤满了人……有人在跑动……

“立刻把他抬到梯形手术室……”

他没有转动他的脑袋。他没有动脑筋想。然而他在看。

穿过一个花园，花园里矗立着几幢十分整洁的白砖小楼。在长凳上坐着一些穿灰制服的人，有的头上缠着绷带，有的是腿上……一些女护士忙碌着……